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天笑主任

星期



第八號

THE SUNDAY No. 8.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歷四月廿三日 陰歷三月廿七日發行

星期
第八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六冊	二元二角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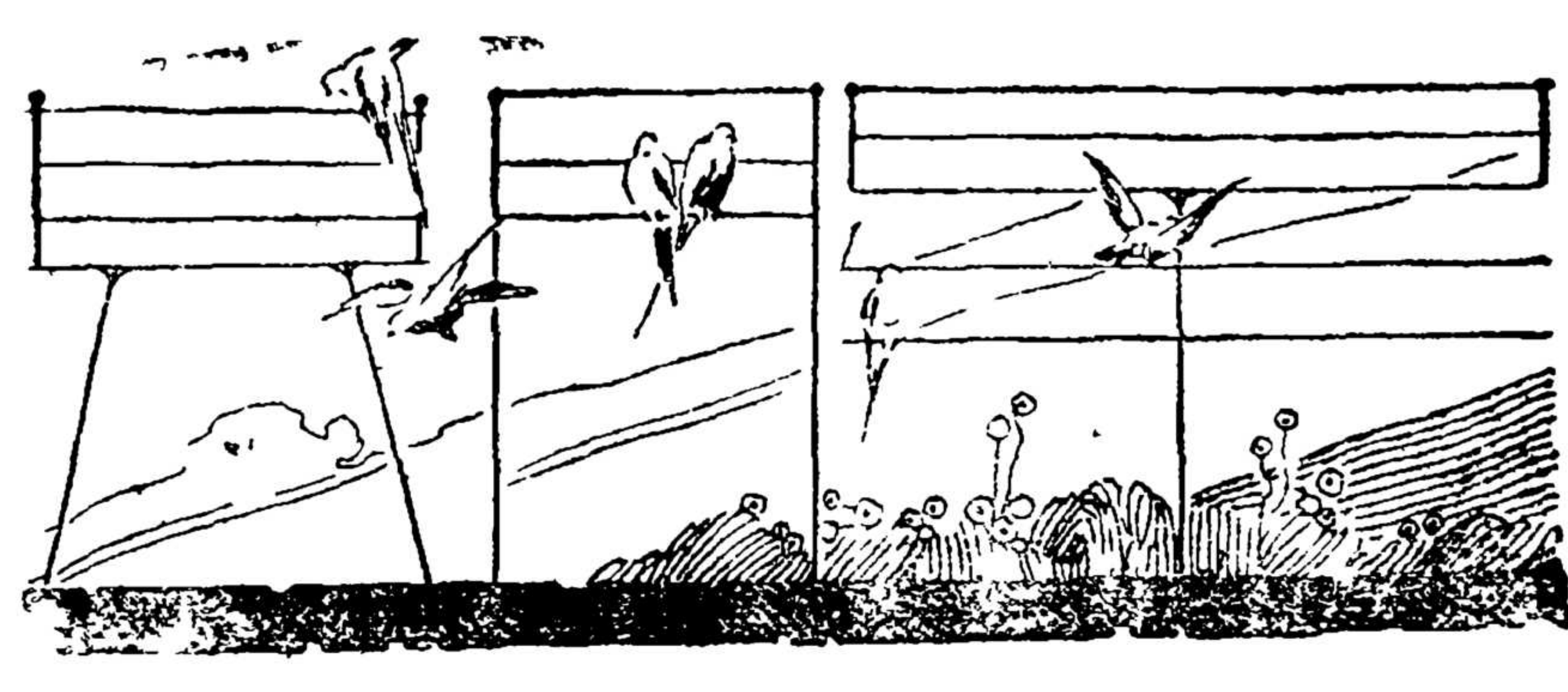


劉筱衡七擒孟獲之祝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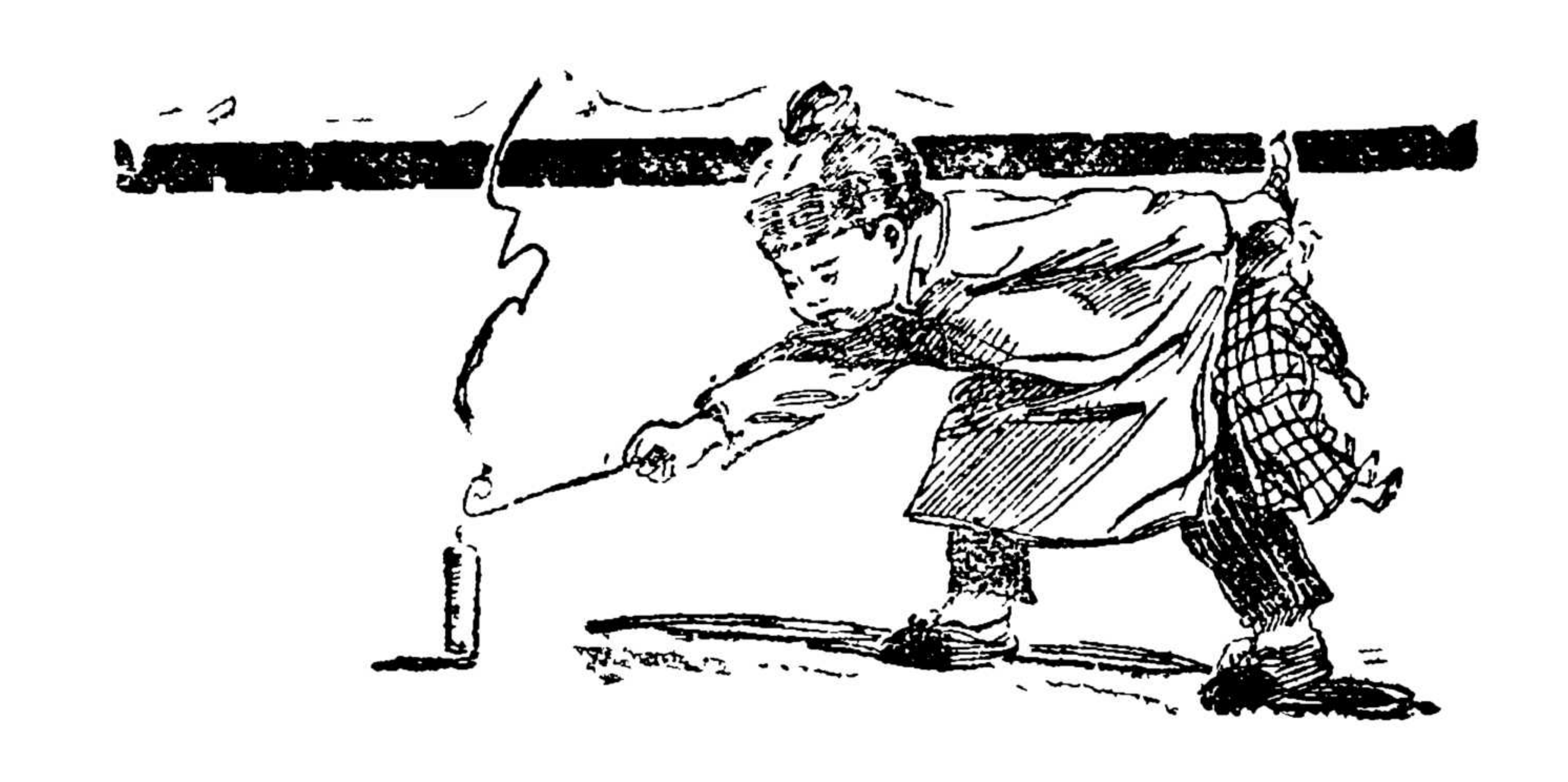
底事江潮作急湍
帆鞋蟬襪小盤桓
生憎衫薄袖羅短
禁得春風玉臂寒

劍影



星期第八號目錄

三十年後之西湖　天笑
星期歷　偶拾
青衣紅淚記　倚虹
又一答戲問者　琴倩
汽車夫感化所　碧梧
惜露菴劄記　清波
巴黎女傭新訂之規則　聖勞
苦笑　家驄
小智囊　賡夔
泰西軼事　祖東
漸漸消磨　烟橋
蝴蝶園　拈花
學伶兒童與學齡兒童　無虛
印度大學　賡夔
交易所現形記　老主顧
富豪之戀　湳波
兩條道路　卓呆
上海短話　微波
星期談話會　社員
日華紡織工人的一封信　偶拾





三十年後之西湖

天笑

孫華陽和他的新夫人周淑英到了杭州以後便有各人的男女同學前來歡迎又要聽孫華陽自己製造的『活動的家』的新汽車孫華陽的同學女友鄭玉英和周淑英的同學男友張照實兩人恰巧在去年成爲夫婦結褵得還不到一年兩人最爲起勁號召了許多孫華陽周淑英的同學在西湖大講舍開歡迎會還有餘興是由他們同學中選出幾個人來演的新劇先開個聚餐會約共有七八十人至於開歡迎會時並不限制隨便什麼人可以入座原來這時候一個西湖已闢爲一個大公園從前有什麼楊莊劉莊等等私人的別墅現在一一歸公再不能占爲私有各處名勝古跡應保存的保存應修理的修理應燬除的燬除爲了這件事也特別的設了一個會請了許多有學問的人討論研究過好幾回還有那些不相干的人附庸風雅在西湖邊做了個墳墓幾根俗骨倒要占這個風景所在也會議了幾次把那些不相干人的墳墓一概移到別處去這是在二十年前已經辦妥西湖一帶是個公共娛樂之地

不許再有人葬在這裏了當時舉了一位謝博士做西湖大公園的主任這位謝老博士今年也有六十多歲了他本來是個文學博士又通好幾國語言文字而於國學更爲淵博西湖上一切事情都由這位謝老博士主幹西湖上一切建築都歸公家主持因此凡有所興造先開一個評議會評議妥協了然後興築再不許有那種惡俗的廣告性質的建築物玷汚這個好地方這時環湖的馬路造得非常整齊沿湖都裝着電燈夜裏光同白晝湖心亭一盞大電燈照澈全湖人力車在民國二十餘年的時候早已絕跡了一個人安安逸逸的坐在車子上一個人拚命的跑得滿頭大汗引起人類的不平心來現在時代雖不能一律平等却是生活程度漸漸密接貧富階級也不致於相懸太甚了前三十年的時候杭州還流行一種轎子此刻早已淘汰不過博物館中還陳列着這種模型現在環湖的馬路上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摩託卡和小兒的坐車臥車這些摩託卡一到西湖邊上從不許開快車有一定的速度所以十餘年來從沒有碰傷過一個人他們沿湖一帶全是草地排列着許多遊人休憩的椅子小兒都在那邊踢球遊玩草地過來的裏面便是馬路孫華陽夫婦到了那裏休息了一回便到西湖大講舍來你道這西湖大講舍是個什麼所在原來是一個講學的地方這大講舍裏既沒有男女的界限也沒有教師學生

的階級也不分什麼科目因爲到了現在的世界隨便什麼東西成爲一種學問要分起科目來實覺不勝其煩因此索性不分了這個大講會男子佔十分之六女子佔十分之四也沒有師生的名稱一概都稱爲學員要勉强分起來走上講壇的便是師走下講壇的便是生各人能研究那一種的學問研究有素明天便講給大衆知道把這項學問公開古人說的好『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現在換一句來講就是『智惡其不出於腦也不必爲己』所以這個西湖大講舍中除了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學生另有學校去教他此外這個大講舍裏十六七歲的青年男女也有六七十歲的白髮翁媼也有大家研究學問幾乎盡成了忘年之交就是妙年穠質的女郎在講壇上演講的時候許多老年人在那裏靜心聽講的也很多呢他們說求學問不在乎年老年少如今新理一天天的進化怎能還守着我們老古舊的法子呢那天孫華陽夫婦到了西湖大講舍歡迎的人倒也不少大半是他們兩人的同學聚餐以畢那鄭玉英先致了歡迎詞又請孫華陽夫婦兩人演說演說既畢便是新劇開場了原來這大講舍裏有兩個劇場都是爲學員研究新劇而設的設備也很爲完美今天所演的戲喚做『精神的愛』十分高尚也是杭州地方的一段故事演劇的人雖然不多却也演得非常酣暢淋漓因爲近年來中華民國

的國民對於演劇藝術的興盛和進步非常可驚無論那一個學院無不提倡演劇的而且中國人本來是愛觀劇的民衆對於戲劇向來很多興趣現在舊戲漸漸淘汰不過還有許多歌劇却有一部份人還要聽的到處在那種小劇場裏演唱却比從前也改良了許多咧孫華陽夫婦從西湖大講舍出來以後鄭玉英告訴他已代定了西湖大旅館一個房間是在九十九號說住在那邊舒服一點我已吩咐人將你『活動的家』的自動車開往這大旅館去了好在這大旅館離此不遠我們便步行去罷當時便由鄭玉英張昭實陪了他們夫婦兩人來到西湖大旅館來那時電燈通明照得街衢上非常皓潔再向湖

中一望各處電燈有同繁星一般湖心亭的大電燈比月光還明宛如一顆大夜明珠加着許多繁密的星真個似衆星捧月映在湖光中閃爍蕩漾又覺得分外的好看在那環湖馬路轉一個彎却便是西湖大旅館了這旅館占地頗廣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是一個七層樓屋頂上可以納涼打球演影戲一切種種的游戲每一層有個閱報室凡是各大都會普通的報紙不下三四十種連本地的大報小報七八種都儘人觀看此外還有一個特別閱報室全世界的日報三日報五日報星期報以及各種雜誌無不齊備真是個洋洋大觀和特別閱報室毗連的還有個藏書室雖然比不得『西湖藏書樓』這樣的大

可是普通的書籍。都有關於旅客所需要的文學•小說•遊記•筆記•風景等等。却也算齊備。那鄭玉英給他們代定的九十九號。却在第二層樓上。一共是三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小會客間。一間是浴室•裏面窗帘。地衣都是很考究的。孫華陽進去了。叫聲阿呀這個屋子太華麗了。鄭玉英道。我也知道你一定要嫌太華麗。可是我一想。一則你是難得到杭州來遊玩的。二則此番是新婚旅行。自然比尋常不同。所以特地給你備這個旅館的房間。張昭實道。你未來之先我們已經協議過的了。我說他們夫婦都喜歡樸素的。玉英說新婚旅行。當然要稍爲華麗些。你瞧這個旅館。總算辦得不差。你瞧這旅館每層二百號。共有一千二百個房間。除了最下一層。却沒有房間。都是辦事室。他下面還有個郵政分局咧。也是附屬在這個旅館裏的。說着便指引他瞧道。你瞧這裏有個推進機呢。你寫好了信。向這個櫃縫裏一丟。把推進機一撳。他自己會送到郵政分局的總櫃裏。他們每五分鐘取一次。分別着地方送出去。萬無一失的。周淑英道。人家寄來的信怎麽樣呢。昭實道。人家寄來的信。由總局裏檢出是西湖大旅館的。便都送到這裏來。他瞧着信面上的號碼。一一分送各房。你不瞧見每人房外。都有一個小櫃嗎。上面都有號碼。這便是受信器。要是旅客不在屋中。他就安放在內裏面也有小門。旅客可以從裏面取得信件。倘然有什麽掛

號信件或小包之類他給你一張通知書自己到樓下去領便了從前交通不便有什麼快信須特別出費此刻有信皆快沒有什麼快信不快信了還有一件便利之處譬如那一位旅客去了只要通知下面郵政分局說第幾號客某某君如有信件轉寄某某等處他一樣的給你轉過來不必再貼郵票或者你囑他保存在這裏自己來取也無不可只消寫一張字條給他便了周淑英道這倒的確辦得很完密玉英道淑英姊我們明天早晨到各處都去瞧瞧那郵政局間壁就是一個電報局也通無線電本旅館中的電話局也附設在裏面前天我打給孫先生的無線電話就在這裏打的淑英道原來如此玉英道這個電報局倒也辦得很有精神收電發電甚爲敏捷我聽得我們父親說從前中國的電報費要算頂貴了離開一省每字就要一角幾分如今通電到歐洲美洲也不過每字三分至於鄰近千里以內都是通電話誰還打電報呢從前的電報局聽說還分出什麼一等電二等電商民只好打四等電一等電都是政府裏打的照例不給錢現在是一例平等沒有這種分別斷無因爲官塲無聊的通電把民間電報積壓起來的流弊了最可笑的我們父親從前在上海報館裏辦過事那北京打來的電報隔了二三天纔到上海這不是大笑話嗎要是現在便是通電到歐美也不過一兩個鐘頭相去要幾何呢孫華陽道原

是原是這一二十年內中國的進步不能不算快的了照實道電報局的旁邊是附屬一個小銀行這個銀行取名是西湖旅館合作銀行住這西湖大旅館的客人有什麽欵項可以存在這銀行裏銀行裏給你一本支票簿這支票簿上有十元票有五元票有二元票有一元票每一本支票簿是一百元人家見了西湖旅館銀行的支票也到處可以通用其餘滙欵啊支付啊一切信託事業啊都可以託這個銀行他是個合作性質凡是存欵的人都一樣可以分紅利凡住在這個西湖大旅館的人大家都很稱便你倘然要和這銀行裏來往只須打一個電話給他他們自會來招呼咧說着便在寫字抽屜內取出一本小簿子說道是本旅館的電話簿你可以按圖索驥大概這個旅館就是一小杭州你不必出門一步他各色各樣都齊全咧你們長途辛苦洗個澡可以早些安睡罷我們去了明天再來訪你們二位張照實說着便和他夫人鄭玉英同去了

按此稿係作於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與本刊第三期『活動的家』雖各自爲篇而仍可合讀後有所述以此爲例擬合數篇成一單行本也



星期歷

偶拾

距今約一年前。明奈蘇他州籍美國會議員湯麥司維達巧爾氏。在衆議院提出一新歷草案。本年二月七八兩日。華盛頓舉行天文學家等會議。討論此項新歷草案能否施行之問題。茲將該草案內容撮記其大要。

全年分爲十三個月。每月恰爲四星期。全年共五十二星期。每月二十八日。每星期及每月皆以星期一日始。以星期日終。

一年十三個月。每月二十八日。合成三百六十四日。新增之一月。擬名曰『佛恩』或『佛納』Vern or Verna（青春之意）加在二三兩月之間。每年三百六十四日之外。尚零一日。則置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後。一月一日之前。爲獨立日。不在月份與星期內。名曰『新年日』。新年日之翌日即一月一日星期一。每四年多一日。加入六七月之間。名曰『閏年日』。新年日與閏年日均爲法律上之休假日。每七新年日及閏年日。應作爲星期日。以保七分之一之時間與神聖的時間。新加之一月。或擬名爲『自由』。一年十三月。雖不能平分四季。但五十二星期四分之。仍可爲十三星期一季。第一季一月一日星期一起。第二季三月八日星期一起。第三季六月十五日星期一起。第四季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起。此項新歷祇須擇一元旦日爲星期日或星期一之年。即可開始改用。無擾亂日期之虞。

記者按此歷實行。於本刊更得多大之利益矣。



青衣紅淚記

倚虹

湘菱是蘇州王鄉紳家的一個婢女今年才十七歲性格很聰明眉目很韶秀一張鵝蛋式的臉用不著撲一些粉白嫩和在雪花膏瓶裏鑽出來的一般伺候王鄉紳老姨太太有十一年了老姨太太也很歡喜他王鄉紳的老太爺早故了老姨太太當然也失了勢名位雖崇却迥不像老太爺在的時候那般光輝住在後一進樓上吃吃素念念佛平時也沒人去理他不過在少老爺手裏吃一碗現成的粥飯而已早晚却全靠着湘菱伺候他老姨太太沒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早已嫁了全不在身邊嫡出的兒孫與自己全沒有骨肉之親都是貌合神離老姨太太常常一個人暗地裏嘆道一個女子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已是苦境再做到老姨太太的地位更是沒一些趣味還是早些追隨老爺於地下的好想到此處不免流下眼淚湘菱見老姨太太哭了自然來勸勸老姨太太道小丫頭你那裏知道我的傷心你好好的伺候我我將來一定替你攀一頭好親事不叫你做人家的小像我這般日月湘菱年輕臉皮最嫩聽見老姨太太說這攀親的話頓時面孔紅起來低着頭也不敢往下說什麽

了。可是心中很明白很感激老姨太太待他是一番美意然而口中總害羞說不出一個謝字來。

有一天有一位警察局長韓大人來拜謁王鄉紳公事談畢王鄉紳正送韓大人出來剛走到花廳轉彎的角門邊不想一個十六七歲的嬌小女郎走了過來韓大人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有些守舊脾氣見了女眷來一看又是衣裳齊整面目俏麗的人心中一想這定是主人的內眷了便迴身往門內縮之不迭讓那內眷的路王鄉紳見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這是舍間的小丫頭局長何必這樣客氣韓大人方纔明白重復昂頭而出那丫頭却立在門邊側着身子讓主人送客出去韓大人趁着當兒倒老實不客氣看了那丫頭一個飽心中想道這樣漂亮的人材倒沒見過呢一路轉着念頭出去原來那丫頭不是別人正是老姨太太房中的湘菱。

隔了幾天王鄉紳忽然踱到後進老姨太太屋裏來老姨太太一看很爲詫奇少老爺向不輕易光降的此來不知爲着何事忙下樓接見坐定以後談不到幾句話果不出他所料王鄉紳便提出一個問題來了王鄉紳道現在湘菱這丫頭年紀也大了也應該替他打打主意蓄婢不嫁是很傷陰隲的老姨太太道是呀湘菱這孩子也很好我也很想替他好好的攀一頭親王鄉紳道攀親是很不容易現在女兒揀女婿還煩難得很何況

嫁丫頭我們到那裏去找相當的丫姑爺呢我看還是送給人家做姨太太罷那還一輩子不愁穿不愁吃比配給廚子車夫要自在些老姨太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總想替湘菱成就一對花燭夫妻送給人家做妾好像有些對不住……

……王鄉紳道這有什麼對不住如今差不多中落之家的女兒要想做大老家的姨太太還找不着進身之階呢老姨太太見王鄉紳的口風不對不敢執拗便道做官家的姨太太原也算是福氣不過一時很找不到這戶好人家如今些做官做府大人老爺們全喜歡在妓院裏討人不見得肯要我們的湘菱呢王鄉紳撚着兩撇時式小鬍子道有到現有一個好頭寸沒有頭寸我也不來和你老姨太太商量了此地警察局長韓大人年紀不過五十多歲雖有幾根鬍子可是體貌豐腴望上去也不過三十四十之間他的聲勢和他的宦囊那不消說得足彀養得起十幾房家眷他前天到我這裏來無意中碰見湘菱他很賞識今天他託省長的秘書陳大人來和我說曉得湘菱又規矩又沒有定親一定要討了去做如夫人他客氣得很說是如果可以允許他便擇吉送財禮過來陳秘書和我說二千三千他全可以遵命照辦的我想這倒是湘菱的一個一生出頭的好機會不可錯過我原可以一口答應他湘菱本是老太爺手裏買的我未嘗不能做主不過這丫頭

一向伺候老姨太太慣了我不能不來親自請問一聲如果老姨太太也和我的意思一樣贊成了我便答應那邊了至於湘菱去後老姨太太身邊恐怕沒人使喚我招呼少太太揀一個靈動點的人撥過來伺候

老姨太太前幾天聽見孫少爺說起少老爺近來爲着城裏大街上兩塊地皮的事正託警察局裏帮忙曉得剛纔一番話全是替韓局長做說客也是爲自己地皮的事出力何嘗爲湘菱終身畫籌呢但是聽那口風已是允許了韓局長此來不過給我一個面子反對也反對不了停了片刻對王鄉紳道少老爺做了主那是不用說再好沒有不過這是湘菱的終身大事我想總要問他一聲看他願意不願意萬一將來沒有好結果他也不能怨我們做主子的了王鄉紳聽罷搖搖頭道這話錯了錯了我們王家的家法兒女的婚姻全要由父母作主從沒有問過兒女一聲這小丫頭的事難道我們還不能作主還要問他願意不願意豈不是笑話老實說做了丫頭了主人家替他嫁人而且替他嫁一個有吃有穿的官宦大人待他也算是深仁厚澤那裏還可以聽他揀張揀李學那女學堂的自由結婚嗎那眞是反了

老姨太太一聽這話忙堆下笑臉來道少老爺莫生氣這是我隨便說的一句話少老爺做了主就再好沒有了莫說湘菱這丫頭不敢

不願意就是我也不能拂少老爺的意思少老爺待湘菱一番好意那丫頭將來一定感謝不盡他的已故的父母在九原之下也要結草啣環以報呢王鄉紳道老姨太太既贊成我便答應韓局長擇吉迎人了老姨太太道定可是定但是要請少老爺轉致韓大人一聲喜期最好稍遲一兩個月王鄉紳道爲什麼呢老姨太太道我要想替他做幾件衣服並且還要備點應用盆桶器具光光的一個丫頭擡到韓大人家裏去湘菱固然一切不便當就是我們王家的臺也坍不下去總要像個樣子送出去也是少老爺的體面王鄉紳沈吟道這也不錯……王鄉紳去後湘菱走進來換茶老姨太太瞧了湘菱一眼心中又是捨不得湘菱又是對不起湘菱十分難受轉念一想如果今天老太爺還在世我和老太爺一說或者還可以將湘菱救下來現在也只好讓少老爺做主沒法抵抗想到這裏又掩面而哭湘菱仍是走過來勸勸老姨太太道你那裏知道其實少老爺的一番話湘菱在套房裏全聽見了湘菱這時候的悲感和失望比老姨太太還加十倍但是不便哭下來一滴一滴的酸淚往肚子裏嚥下去

隔了些時候韓局長的財禮二千塊錢也送來了娶湘菱的喜期也定了老姨太太忙着替湘菱辦妝奩表面上很像歡喜的樣子心裏却很代湘菱憂愁因爲韓局長既

有大太太又有一位姨太太湘菱去要算第三個了第三者的位置很不容易坐呢老姨太太是有姨太太經驗的人所以愈加代湘菱害怕可也是『愛莫能助』

老姨太太的後進樓下却住着一位大孫少爺這大孫少爺乃是王鄉紳前妻之子小名喚做蓮官今年已有十五歲了只因王鄉紳續絃的夫人接連又生了三男一女王鄉紳歡喜蓮官的心漸漸的迴不如前了又加歡喜長孫的祖老太爺已去世蓮官格外沒人疼只好住在後一進和庶祖母作伴蓮官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曉得後母不及親娘父親的態度漸漸變了便也知趣些不敢往前一進去厮混學校裏放假回來却孤燈一盞的兀自在後進樓下溫課蓮官舅舅是王鄉紳的遠房阿姪寄居在伯伯家中的和王鄉紳的後妻之子簡直冰炭不投可是蓮官感受這種環境算得淒涼寂寞沒一些兒家庭興味然而却有一個精神上慰藉他的人此人正是不久要做人妾媵的湘菱

湘菱和蓮官名義上雖是主奴地位實際上早已破除了這貴賤的階級因此精神上雙方互認有親愛的情感不過沒有絲毫非法的行爲這也是他們兩人可貴的貞操亦是他們兩個人最可憐的保留這一天是陰歷正月十五日習慣上是元宵佳節王鄉紳帶領着續絃的夫人和少爺小姐們一窩蜂出閫門看新排的燈彩戲叫什

麽『賈元春歸省慶元宵』去了蓮官因為前幾天有些喉嚨痛避風靜養沒去趕熱鬧兀自坐在後進書齋裏度他平生的第十五元宵湘菱因為後天十七便要嫁了人家見了他總要取笑他靦覥躲在後進也沒跟去看戲不想他兩人倒因此得著一個臨歧握別長時間的談話機會

老姨太太睡得很早湘菱待他睡好了走下樓向蓮官屋裏來見蓮官還是就燈把卷湘菱喚他道蓮官你喉嚨剛不痛還是靜坐休息休息的好何必這樣用功年假裏頭誰不是歡歡喜喜的尋快樂你……蓮官不待他說完接着道快樂的人不是新年也是快樂我這不快樂的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沒覺着一些樂趣呢湘菱道少年人不要如此說快樂的境界在後邊呢蓮官怔了一怔道你這話是替你自家打算罷了我呢往後恐怕更比目前無趣了湘菱聽了這話眼圈微微一紅道咳蓮官你這話錯會了我的意思了這一囘的事可憐我那一些兒知道可憐我那一些兒情願不過現做了一個丫頭實際上已經不算是一個人只好讓主人來支配了天理良心的話老姨太太待我天高地厚不打不罵還有什麽說呢就是少老爺這番替我做主將我送到韓家去也是一番美意我又有什麽話說呢所以我思前慮後只好說感恩的話還能有反抗的表示嗎可是我心裏的希望和幾年來的幻想

那裏是這樣就能算滿意嗎別人不知道蓮官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喉嚨底下聲音低咽下去了

蓮官嘆口氣道我的父親那裏是眞爲你的終身大計呢不過要達到他自己的一種目的罷了你簡直算是犧牲了我不是從前對你說過嗎世間奴婢是沒有幸福的資格早晚遲速做一個犧牲罷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幻想湘菱啊！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喉嚨底下聲音也和湘菱一樣的低咽下去了

湘菱道蓮官你身體剛好莫這樣摧殘我是很明白你的我也很可憐你的誰叫我做了奴婢誰叫你做了公子貴賤的階級天懸地隔不許大家要好就是大家要好人家也批評得沒價値的你想怎能容我們那希望和幻想實現呢萬一勉强的實現了我一副賤骨頭倒沒有什麽關係恐怕你要稱稱的因我犧牲了還是這樣犧牲我的好說着便掏出一方手帕掩着面伏在蓮官的寫字檯角上哭了

蓮官忍着眼淚勸他道你莫哭你的前途幸福還有希望呢也許破涕爲笑我呢恐怕你去了我哭的日子正長呢只是你瞧不見聽不着罷了湘菱搖搖頭道你千萬莫如此說莫如此癡我聽了格外要傷心了好在我這幾年跟你識了許多字看了幾本書以後我雖不能見你得着機會我可以和你通信的書面上來慰藉你能蓮官道

這萬萬使不得他們舊人的理想男女通信無論說什麼正經話他們總認作情書寫者受者俱是違法何況你又身居妾媵與我書札往還那一來你我的純潔名譽全要因此重大犧牲湘菱道照此說來我和你生離等於死別麼蓮官嘆口氣道縱能見面也不能容許有說話的自由呢可是我要勸你最後的一句你到了韓家只好認定了『妾』的身分低首下心做去什麼以前的希望和幻想一掃而空不能有一些存在稍有一點煩悶的表示你的前途幸福更薄弱更危險了湘菱點點頭道你這話我很感激你我依着你的話今生今世永遠痛苦着忍耐着做一個奴隸罷了什麼希望什麼幻想我全犧牲了說罷又嗚咽着哭個不住蓮官正要想出別的話來解勸他只聽見前進裏一片『少老爺少太太回來了』的聲音蓮官忙着出去請晚安湘菱也掩淚從套房裏向樓上去了

從此以後湘菱和蓮官再沒有得着談話的機會隔了一天便是十七到了午後三點鐘韓大人派了一頂官轎來轎子玻璃窗上掛滿了紅紙轎子前面兩員家丁提着宮燈這個簡單的儀仗總算湘菱一生婚姻幸福的代價蓮官一直目送湘菱打扮得花枝招颭坐進轎內轎簾子沒放下來的時候湘菱還擡起頭來瞬眼望蓮官看了一看蓮官被他這一看一陣心酸幾乎落淚心想這那裏是送他上

轎分明是送他入殮這一頂轎子便是罪送他幸福的棺槨呢直等轎子擡出大門方始回他的後進臥房也不看書也不寫字兀自在那裏發癡這時候樓上老姨太太隱隱的有點哭聲蓮官聽了忍不住便伏在前天晚上湘菱哭的那個寫字的檯角上也哭了

倚虹曰世間奴婢如湘菱者不知凡幾不如湘菱者更不知凡幾嗟夫

一答戲問者

琴倩

(1)世界上價值最鉅的是眞正的愛情。

(2)嘴與屁股相連的蟹與螺螄。

(3)字典中婦女最忌的是妒字。

(4)上海拉膠皮車的大概姓噌。

(5)一年之中我們最快活的就是五十二個星期日。倘使我的稿子被還了。那快活一定更加不得了。

參觀第四五期葉身康問答。



汽車夫感化所

張碧梧

廣闊坦平的馬路上行駛如飛的汽車來來往往穿梭似的絡繹不絕講到交通上固然便當極了可是對於行路人的生命就發生了很大的危險偶一不愼輕則撞傷重則碾死一年當中這死傷的總數大約很不少這不是件很可慘的事麼但是那肇禍的汽車夫捉到警察衙門並沒有嚴重的處治至多罰上幾十塊錢所以汽車夫的膽越弄越大撞傷和碾死的人也就越弄越多照這樣的長久下去號稱便利交通的汽車簡直變爲殺人不抵罪的利器坦平的馬路人人也將視爲畏途了這時有一位熱心愛人的老博士見這種慘事幾乎無日無之社會上的人也都不聲不響他就不忍睜着老眼儘管袖手旁觀很想用一種妥善的法子積極的補救有人和他說莫如請官廳方面遇着這種肇禍的汽車夫必須從嚴罰辦若是祇撞傷了人依傷勢的輕重定他監禁期的久暫還須罰他若干錢給受傷人醫治萬一他竟碾死了人老實不客氣就將他鎗斃抵償人家的性命這樣一來那班汽車夫曉得刑罰重很誰不

怕坐監牢誰不怕被鎗斃他們開起汽車自然就時刻當心不敢開快橫衝直撞了老博士聽了這番話搖頭笑道話雖有理但祇是事後的補救不是根本上的解決我的意思是想用一種方法激發汽車夫的天良使他們曉得人道主義應當維持不必用嚴刑峻法強迫他們不敢犯罪由他們自動的不忍看輕人命那人也笑道老博士的意思陳義太高了汽車夫是何等人大半都是未受教育知識卑下的他們那有天良又曉得甚麼叫做人道主義你和他們講這些大道理真好算是對牛彈琴了老博士很鄭重的道不然你的見解太偏了汽車夫既和我們是一樣的人自然也是一樣的有天良因為世界人類

人人都有天良的不過有許多人受了七情六欲的引誘天良就漸漸泯滅我們若能設法激發他們未嘗不可恢復至於說汽車夫不懂甚麼叫做人道主義這話是不錯但若我們講給他們聽他們自然也就明白了老博士抱定這個主張無論外人如何議論都付之不理不睬祇管想他所謂的根本解決法他費了許多腦力居然想出一個好方法預備組織一個汽車夫感化所凡是肇禍的汽車夫都送到這個所裏來包管這汽車夫踏進所門天良就得感動老博士又把這種計劃告知官廳方面很得官廳的贊許就派他充當這感化所所長於是老博士就實行籌備起來不多幾個月這汽車夫感化所就在社

會上出現了

這汽車夫感化所祇有一排通連的幾間房屋當開幕的那天門前也很冷淡不像那些銀行或公司開幕電燈輝煌車馬喧闐因爲老博士說這是感化那敗壞人道主義的罪人的所在是很莊重森嚴的地方用不着那種虛僞浮誇的鋪排所以所門前祇懸了一面五色國旗和一番樂隊吹打的也是蒼涼悲壯的聲調老博士穿着禮服如臨大典伺着少數來賓有幾句簡單的演說就算行過開幕禮了這時恰巧在一條馬路上有一部汽車撞傷了一個行人當有站崗巡警把這汽車夫捉到感化所來這個汽車夫心裏十分惶急和恐怖在以前呢他曉得闖出亂子到了警察衙門沒有甚麼大不了自然心安神定一些不害怕但不知如今這感化所裏有甚麼刑法想來必不能如從前那樣輕鬆他就嚇得面色發青渾身亂抖跟着那巡警到了感化所裏見了所長就極口呼冤說是我本連連撳着喇叭祇怪死者自不小心不會避讓纔被我的車子撞倒傷了身體老博士微微答道分明是你不小心撞傷了行路人你還想諉罪於人怪人家不是麼你說是他自不小心天下那有自願尋死的人縱要尋死也不必死在你的車下橫屍馬路血肉糢糊你撳喇叭他未聽見你的車子不能避開他或是停住呢從前爲了這自不小心四個字也不知冤死了多少人如今我却不能因

爲你說死者自不小心就承認你無罪我必得依照這感化所的章程處治於你說着就吩付把這汽車夫送到感化室去隨即有一個人就押着他到了一道門前那人開了門把他朝裏一推門立刻又關上了這時汽車夫已嚇得魂不附體推進門來定了定神纔見這是一大間房屋簷上都罩着綠紗電燈泡也是綠色所以這屋裏一派綠光十分陰慘並無甚麼陳設祇有許多臥着和躺着的人汽車夫心想這是個甚麼所在難道就是監牢麼這許多人又是誰這感化所今天纔開幕不能就捉到這許多鬧亂子的汽車夫他想時就掉轉頭來先看他身旁躺着的一個人他不看還好這一看嚇得幾乎喊起來原來

躺着的這人滿頭滿臉鮮血淋漓眼睛鼻頭都看不淸楚胸前有一張白紙上面寫道『我早上到廠上工不想半路上被汽車撞倒可憐我死得好慘啦』汽車夫看了這纔明白又想這個尸體應當送到驗尸所怎麼放在這裏呢他再仔細一看又看淸這並非眞人却是蠟製成的他到了這時膽就大了許多並不害怕就挨次的看了過去見第二處是一個五六歲模樣的小孩子一隻右臂已軋斷了這斷臂的所在還涔涔的流出血來旁邊站着一個婦人哭喪着臉似乎心中萬分悲痛胸前也有一張白紙上寫道『我親愛的兒呀你不曉得汽車可怕麼怎麼不速速讓開他被他軋斷一臂就此送命丟下你的母

親好不苦呀』第三處躺着的是個少年人一隻腿和他的軀幹已脫離了關係他胸前的白紙上寫道『萬惡的汽車軋斷了我的一隻腿我雖未死但我是個勞動者少了一隻腿還向那裏去謀生我的生計就此絕望了』第四處又是一個小孩子腦蓋擂破了流出紅白色的腦漿胸前的白紙上寫的是『我是個寡婦的獨生子我被汽車撞死可憐我的母親曉得了必然痛不欲生』他身旁果有一個婦人正伸長頸子上吊第五處躺着的是一個老人他的胸前鋪了一張白紙寫道『我老眼昏花手脚不便不及讓汽車汽車就把我衝倒送掉我一條老命』第六處又是一個年老人身上有許多血跡胸前的白紙寫道『我活到七十多歲鬚髮都全白了偏偏還活着不死却死在汽車的下面做個車底冤魂可憐得很』第七處却是一個婦人家也是頭破血出腦漿迸流他胸前白紙上所寫另是一種說法說道『我被汽車撞死因死得很快不覺多大痛苦祗是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都還未滿十歲還有一個剛正三個月的小兒那個去照應他們他們眞正苦了』第八處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一顆好頭顱已是七分八裂還有個少婦和他並排躺着少婦的胸前一張白紙寫道『我們結婚未久愛情很好不幸我丈夫被汽車撞死我的心就此碎了活在世上已無趣味不如服毒死了罷或能在黃泉路上尋

着我的丈夫』第九處的情形更可慘了一個人的肚皮已經裂開心肝五臟都流露出來那張白紙不能放在他的胸前却擺在他的肩旁上面寫道『我有甚麽罪惡應當這樣慘死我有父母妻子他們見了怎得不痛徹心肝呢』第十處的狀況分外悽慘一個汽車的輪盤上掛着一個人頭原來這人的頭髮正絞在輪盤的鋼絲上旁邊躺着一個無頭的尸身胸前的白紙上寫道『我一家老小都靠着我過活我被汽車碾斷頭死了他們不也將凍餒而死麽萬惡的汽車簡直殺了我一家』這汽車夫看到這裏心中不由得很難受那邊雖還有好幾處但他不忍再看過去了祇是站着發呆忽又聽得這些躺着和臥着的人嘴裏都發出一種聲音似哼非哼似哭非哭十分悽切這汽車夫聽了就覺得一陣心酸兩行眼淚不知不覺趟將下來他心裏又發出兩個問題道我為甚麽要做汽車夫我為甚麽祇顧開快車把人命當做兒戲他想了一回再也回答不出就擡起頭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他不提防這一擡頭又見屋的上面懸着一大方白布上面有很大的黑字道『我有父母麽我有妻子兒女麽假如我的父母和妻子兒女被汽車撞到這樣我心裏覺得怎樣』這汽車夫讀完這幾句就不能自主哇的一聲大哭出來這時他方纔進來的那道門也呀的開了推他進來的那人又招手喊他出去這汽車夫就跟着他

走到老博士面前老博士臉色很莊重放出很沈着的聲音問道你爲何要哭汽車夫道我見那些情形可慘就不由得哭了老博士道你也以爲那些情形可慘麽汽車夫道可慘極了老博士道你可曉得那些可慘的情形是誰造出來的汽車夫道這都是我們這班罪孽深重的汽車夫造出來的老博士道如今你是明白了你還得牢牢記着永遠不可忘記纔好汽車夫道我到死也不能忘却的老博士道那麽你就去罷

自此以後這汽車夫的腦中就有了那番深刻的印象祇須閉上眼睛就似乎看見那許多慘死的人所以他開起汽車竭力拿定兩個主意情願右手酸痛必得時時撳那喇叭情願主人歇掉生意不肯再開快車

笑按碧梧君之汽車夫感化所可謂菩薩心腸然罪豈盡在汽車夫哉對於坐汽車者想何法以感化之歟

惜露庵劄記

清波

清王西樵考功有西湖竹枝詞云畫船眞似鏡中行雨細風微浪不生解道波平不忍睡劃波雙槳太無情此詩可謂寫湖之靜態與動態入微且包含極玄妙高超之哲理春秋佳日雨細風微泛舟湖上者乃能領略王詩之神妙

巴黎女傭新訂之規則

聖勞

▲第一條．若主人住家爲平房或爲三層樓以下之樓面者．及其住房租價在三千佛郎以下者．每執役一小時收費一佛郎五十分．若係樓面尚在第三層樓以上者．每上一層．每小時傭值加收十分．若住房租價在三千佛郎以上者．每小時傭值收費兩佛郎．

▲第二條．不洗窗戶．不揩地板．

▲第三條．赴地窖煤庫取煤．每上一重樓梯．收費十分．每次取煤．最重不得過十基羅．

▲第四條．不洗衣．

▲第五條．在星期日或節假執役．僅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第六條．遇主人設宴款客．須洗銀器玻璃器者．應另收費．

▲第七條．若訂約論月算．每月傭值自一百二十佛郎至一百五十佛郎．食宿及洗衣費．概由主人供給．

按此規則．以一九二二年一月實行．

苦笑

沈家驥

在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巷裏一男一女攙着手並着肩有說有笑一路從東口走向西邊去在他們的反對方向有一個犯了殘疾的男子側着頭張着半隻眼睛走向東邊來漸漸的接近終究照面了這個女子對着這有殘疾的男子怔了一怔從他千嬌百媚的眼波裏轉出一種苦笑這有殘疾的男子也對着這女子怔了一怔從他殘廢的眼角裏也迸出一種苦笑在這兩種苦笑裏面彷彿都含着一包熱淚露出腸斷心碎的樣子但是經這苦笑以後這男子又彷彿加了一陣自慰低下頭走過了這女子也低着頭把和他並肩攜手走的那男子的談笑停止了各走各的路去這類奇異現狀在這條小巷裏是常常發現的

這有殘疾的男子是住在西支家巷的一所小屋裏就是發現奇異現像的這條小巷裏人家因爲他做人很和氣很眞摯所以認識他的很多他在他認識的人中間有個最知己的朋友叫从靈的有一次彼此談得出神這有殘疾的男子不知不覺從他可憐的常閉的眼睛裏流出兩行熱淚接着便把他自己的傷心史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从靈覺得可歌可泣家驥就

從這位从靈先生的心裏鈔襲了這篇哀情小說代替這有殘疾的男子發表一下

傅梅侶便是這位有殘疾的男子他起初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朝出暮歸一條新橋巷是他必經之路有一天正從學校裏回去側着頭用他寶貴的半隻眼睛注視着地上恐防被磚石絆了剛走到新橋巷盡頭前面跑過一雙麗影他擡頭一看認得是自己同學的姊妹本來相識的便彼此照呼了一聲各自望前走了這傅梅侶眼睛雖只半隻却很尖銳半眼望去在這一雙麗影的後面跟着兩個惡少年舉動很不規則任意調笑着實看不過便上前吆喝了一聲姊妹倆本來窘到極點雖則離家已近然而究竟還隔着十幾家門面見有熟識的人相助並且把那兩個惡少年喝退了自是感激豈知從這感激的一念彼此便發生了情愫以至於幻成現在的苦笑

梅侶在孩提的時候他父親已故世遺產雖然不多却也有二三萬家當然而不上幾年被他那位叔叔完全的混去了家裏一位母親都靠他哥哥在海關上辦事過活還勉强敷衍不過他讀書問題却很困難沒一個人懇切的指教他只在初小高小學校裏一陣混去虧他用功所有功課都能深深印入他的腦筋這兩姊妹自小母親也就去世了他父親肇底下很來得在一個女學校裏當教習兩個女兒也就送在這學校裏念書晚

上還督着做詩做文幾年來這兩姊妹的詩學也大大的可觀梅侶既和他們做了知己朋友很羨慕他們都能做詩深覺自己早死了父親的苦處便非就着他們學習他生性既聰明又是自己情願不到幾個月也很楚楚可觀了兩姊妹中這姊姊更和梅侶要好詩文往還十二分親熱那愛情的熱度已經達到沸點梅弟珍姊竟是每月散課以後彼此必得會面一次纔得安慰

梅侶常想他是金枝玉葉嬌養慣的我是一個貧而且醜的男子料想他萬不肯嫁我的他又想我這樣的貧苦還害着殘疾便當個書記都不能即使他要嫁我我也不忍使他嫁我以致累他終身一轉念間還被這表面愛情牽制了在他後一個思想萬不肯實行如此的在他腦筋裏盤旋了好久終究被眞摯的愛情戰勝了他就決意的不願累他而且想我必得要想一個對付的方法使把他要嫁我的意念先直截痛快的拒絕了況且他父親又非常勢利對於他女兒嫁我的一個問題天然不能得到同意的我拒絕在先或者他對於他父親的意見不致有十分的衝突他們父女的感情也許不致爲婚姻問題損傷罷

在植園的竹林裏一條石凳上並肩坐着一男一女作極懇切的情話那男的說我和你只有朋友的交情含在裏面也願永保着我們朋友的愛情至於婚姻問題萬萬

提不到我也不願意你嫁我因爲你嫁了我將來還是要害你累你的那女的說我對於你的家庭狀況也很能明瞭但是我決沒有貧賤富貴的階級存在我腦筋裏的你難道還不能原諒我麼那男的至此很堅決很嚴厲的說精神上的戀愛是眞戀愛形式上的戀愛是肉慾我不願有這肉慾的名字在我精神上我也不願你有這汚衊的名字從此彼此分手只要大家精神上的愛情不消滅保存你我是世界上最交好的朋友一念就非常的安慰了說到這裏竟立起來要走說了一聲珍重女的也同說了一聲珍重但是這音調彷彿深山裏的猿啼一般的淒楚彼此緊緊的握了握手竟各自說聲再會走了那男的側着頭自言自語說精神上的愛情是眞愛情…一步一步的走到他家所在的西支家巷去了這可不是傅梅侶麼那末那女的自然是他的珍姊了自此之後梅侶再不到他珍姊那裏連信也不寫一封珍姊卻一疊一疊來了好幾封懇切的信但是梅侶很堅決置着不覆那一邊也很堅決只顧來信末了一封他說他父親要逼着他嫁給一個姓金的了他雖表示他的良心你又置之不答只好實行自殺梅侶看到這裏方始嘆口氣寫了一封回信說你自殺反使我添痛苦要從根源說起來你便是我殺死的我也祇有一死還是死了好呢還是你嫁了姓金的好況且我很能感激你的

誠意不過要求你莫拘形式罷了他接到了這封信左右前後權衡了一回覺得心裏爽快起來而且想我父親十二分勢利卽使梅侶要求我嫁他我父親也决計不許反而不妥所以也安了心現在梅侶的珍姊已經愛了他父親强制的命令嫁給一個富有的姓金少年了天天攜着手並着肩形影不離的走過西支家巷因爲他們倆同在一個小學裏當敎習這是必經之路梅侶遇到他的時候終是彼此一笑這稱苦笑便是他們精神上戀愛的表現啊

小智囊

姚賡夔

發明後膛砲者。乃一律師。發明魚雷者。乃一文人。發明火藥者。乃一僧人。是誠奇聞也。

世界上最長之小說。爲日本人曲亭瑪琴所著之「八犬傳」。共一百另六卷。六十萬另六十三頁。書中有三千八百萬字。權之重一百三十磅。

巴黎每年食蛋四萬四千萬枚。

泰西軼事

徂東

比京恩德華開大博覽會時。某旅館來三客商衣服麗都。自稱爲美國商人。居留數日。舉動闊綽欠房租飲食費用等不下數千金。館主以其類富商也。不之疑。一夕有衣公服之三五人入。自言係巴黎之探捕。得悉緝訪之三賊。住居貴旅館。故擬誘之出待機而動。并囑主人留意門戶。弗令逸出。否則惟主人是問云云。主人諾之。此探捕乃恣意大啖。食畢。一人起立。謂膳堂座客曰。此對座之三人。爲重要積賊。余等今日奉命捕之。願諸君弗驚也。三人聞言。欲遁無如旅館主人。把守甚力。均被擒。此探捕乃遂命駕車。並問主人曰。彼等已結帳否。主人曰也未。欠若干元耳。探捕曰。余不及料理此事。煩君明日來警署自取。即余等今日之晚餐帳。亦當明日與君也。言次倉卒命御者加鞭赴警署而去。明日。館主人赴警署探之。則昨日並無捕人之事。始知遇騙云。



漸漸消磨

煙橋

社會是奇妙不可思議的怪物自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勢力時時在那裏簸弄人物要是沒有改造社會的能力那麼一定給社會併吞下去把他消磨殆盡所以儘有許多大志士起初有一肚皮的經濟兩臂膊的學力高出頭皮的氣概掛在額角的眼光看實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功業來誰知道幾番戰鬬却一敗塗地前後竟判若兩人究竟是人的懦弱呢還是社會的强固我也判斷不來讓我把一件事兒寫出來請讀者參證一下

我們村上統計起來差不多有二三百家佃戶都是種田的就是有幾家做生意也不過是些紙烟香燭南北雜貨供給一村的人購用就夠了所以只有販賣沒有製造但是吞雲吐霧的地方竟是觸處皆是那呼么喝六的俱樂部也是不少這樣社會裏却挺生了一個英物來

那個英物姓鄭名卓字不羣從小生長在糊裏糊塗的家庭裏在一處黑暗野蠻的私塾裏讀了兩年書那年各地推廣學校我們村上也分設了一所黑地白字的招牌掛在門口一方面勸導兒童入學一方面取締私塾不羣隨即換入

學校四年畢業名列最優很是榮耀他的父親見着人家稱讚他的兒子自然快活不辜打聽得離村十二里一個鎮上有所高等小學因此要求父親送他升學他家一輩子雖是不知秦漢無論魏晉却很有些家資平日間小事兒自已打算不出方法來總是要走上村董的門登上教書先生的廳堂子細商量要是有重大的交涉須得到鎮上去求教幾位紳董助他一臂可惜光復了連監生也捐不來因此很希望兒子將來出人頭地保持現在的地位等他高等畢業以後又送他到省城裏中學校去他老人家私下有一種比較以爲高等小學畢業生彷彿是從前的秀才如今中學畢業可是中式的舉人了在理應該和鎮上紳董一樣的尊重可以省掉許多麻煩去看人家面孔的冷熱一切都便利些那不辜在中學裏所習所學都是很深的學理論調自然很高況且時常有那些海外海內的名流把紙片上的理論來演講因此他慨然有改造社會的抱負他在假期間還到村上覺得四周圍都是腐敗卑劣的現象因此他很想切切實實整頓一番但是從那裏着手呢後來想定先要教育普及纔能夠一椿椿提起社會的覺悟來合力去改革別的地方或是爲着沒有財雖有了計畫却幹不來或是沒有才也就因循苟且過去了如今他有很高的學識又是有很足發展的資財便覺得前途十分

樂觀並且他的父親對於他的主張沒有不心悅誠服言聽計從的後來中學校又畢業了許多同學都似勞燕分飛各投職業的路去了獨是不羣無論學校的教師公司的職員一處都不就同學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我家足夠溫飽也不用去尋錢佔旁人的地位一心一意要把故鄉做他的試驗品將來得到了模範村的雅譽便勝似寄人籬下低頭伏笑了同學都羨慕他並且祝頌他成功

他還到了故鄉第一件便是籌辦學校他以為學齡兒童就學的地方公家已經設立了現在所缺的是成人的補充教育因此他辦的學校專招那些年長失學的人把公民道德和淺近科學講給他們聽他覺得社會的無進步便是多數智識無進步的人做障礙誰知道在不羣呢很熱心的籌備布置那些牢不可破的頑人毫不興奮依舊銜着烟筒坐在茅簷下發揮他的閱歷儘你用種種方法引逗他們但是他們決定得很再也不來理會你幸虧不羣有堅毅的精神不肯灰心每天總是唇焦口敝的講着但是半年光景却一些沒有成績他們非但不能把科學去證明成見的固陋反而把偶然的事實來批駁科學的隙漏這樣磨刀背的功夫怎的不使他垂頭喪氣呢

過了一年他想那些頑人都有遺傳的根性不易變化不如改換方針從實地上做功夫得到了他們

的信仰然後再施以教導罷因此他把從前學習的農業講義一種種取出來重新溫理一番特地相定了一方田地作爲農事試驗塲督促着幾個雇工什麽溫藏咧肥料咧土性咧種子咧連三接二的新名詞說得那些雇工莫明其妙只得由他指揮聽他說法他所種植的中西並收所選的種子都是經過許多農學巨子的研究和實驗的確可以多得利益並且隨着天時的晴雨施行他人工的灌溉和培植到了生發的時候非常興盛大家都說讀書人眞是無所不能呢但是他到了年底結算却很是一驚原來成本比較普通農家要加上幾倍因爲一切都是講究不肯敷衍草率自然所費很大雖是收成也加多些却抵不過消耗的用度他的父親對於農業上經驗很富見他兒子這樣不經濟的種植也少不得要阻止他了那些農人知道了這個消息着實得意以爲究竟讀書人怎麽懂得種田的事情不到黃河心不死如今也可以明白這個奧妙不必費心饒舌了

他兩回失敗便把先前所有的宏願漸漸的消去了他起初不肯和那些鄉農一起鬼混所以茶坊酒肆再也沒有他的蹤跡村上婚喪慶弔的事兒他雖是如禮應酬只是一刻也不和他們攀談因爲他要說的大半是他們不要聽的他們所要說的也是多數不入他的耳兩下格格不相入就合着俗語說

『話不投機半句多』了雖是新年逢場作戲一聾子打牌擲骰尋些快樂他却看都不看有時節便痛罵了一頓大家因他是尊貴的小鄉紳只是背後罵他一聲『書獃子』呢後來他覺得在什麼地方應當怎樣生活的一個子獨唱高調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也是無味不如路路從俗隨宜些因此漸漸也和他們談天說地了有時博局少了人拉他湊數多少也應酬了幾回他覺得社會的程度和他的理想相差太遠須得自己走近一步把社會慢慢的提起來就是佛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意思

誰知道一天一天的過去不舉却一步步走到現狀的社會裏去那社會的潛勢力見他漸漸入彀便齊心一致引誘他他呢起初原想因勢利導用鐵杵磨針的細密工夫去做有時還利用那些不合科學的理論去矯正他們的不道德但是那些村農見他這樣還就頤然變了從前目空一切的氣概以爲是他降服了從此認他是俘虜盡力的向他起同化作用不到幾時竟把不舉全個兒變盡氣質了不幸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握了財政大權精密計算過後心下有了一種異感他知道有很多的家財每年進款照着現在的支出餘多不少儘許手頭闊綽些起居華奢些也不打緊我也不必再向社會勞動不如舒服自在的享用一世也不負那如夢浮生了只是村上

地面鄉僻也用不去大錢後來決定把故鄉拋去在繁華的城市裏去住着不多幾時鄭不羣一肚皮的經濟用在交際場中兩臂脇的學力用在娛樂方面高出頭皮的氣概只是對着下級社會苦力的人發揮掛在額角的眼光向着萬惡社會去籠罩衣服麗都車馬從容好不體面他正在得意只是他的同學都替他可惜幾年學識志向消磨得一些沒有了

蝴蝶園

英國斯克步倫市左近之村落有一專飼育蝴蝶及蛾類之庭園園占數十畝悉栽芬芳花木至花開時候約有二萬之蝴蝶翩翾於花間可謂一奇觀也此外則預備三萬乃至五萬之蛾不拘何時凡欲得何種蝴蝶者此蝴蝶園中皆可供給

朴花

社會百問題

學伶兒童與學齡兒童

無虛生

自從改興學校施行階級式的學制自小學至大學學費用欵既多年限又很長很長固定的不能減少再加上社會上的生活程度月漲年增有加無已所以一般中人以下人家的子弟對於求學謀生兩途均生了絕大困難去年正月

交易所現形記(八)

老主顧記述

第四回　衛冰子一味搭架子　戴叔達兩次吞生烟

現在遇到了難題目便推在我們身上他每天到此那一次做過一回事問潮你休睬他明天原壁奉趙瞧他可有本領辦問潮想友石也迴護冰心的要是我眞的退還了冰心一定要碰釘子我謀此小事也不容易你們年輕血氣方剛我老頭子不能和你們的調咧想到這裏便嘆了一口氣呆了一會周彤藻是個很有機心的人他見問潮的情景明白在肚只因聽說公債交易所開幕冰心很有總務科長的希望所以處處迎合冰心的心理很運想動做個股票股主任現在問潮進來了見他辦事本領遠在自己之上生怕自己的希望成爲畫餅所以對

我見報上一段記載●說是某世界的劇院●以一年萬金的包銀●延訂了一個十四歲的童伶●以這麼小的年紀●居然可以博得這麼多的進欵●一時聯想到社會的現狀●不免發生一種感想●當時曾把他寫成一段隨感錄●因爲沒有發表的機會●也就棄置廢紙堆中●如今看見『星期』的社會問題欄●觸起舊感●就把他又翻了出來●略加變動●把來與關心社會的作一個研究的資料●未知也可作個問題否●

於問潮暗暗忌他一脚就過意說道炳石啊你不能如此黃先生要是聽你的話眞的擱了不辦明天怎能交代兄弟意思我們三人旣是股票部的人只得辛苦些了黃先生你說我話對不對呢問潮道我也如此想着叫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時候已不早我們還是回去吃了夜飯來做夜工呢還是做完了事再回去形藻道我想索性拚他個全夜還是回去吃了飯再來罷炳石你去了可不能做黃鶴不返請你也來帮帮忙炳石道我今夜也有一個親戚到上海須去應酬恐怕散席太遲偏勞二位倒很過意不去問潮道能早就請早些來便了說罷三人收拾好東西戴上帽子各自回去炳石因住在城內便走到日昇樓去乘五路電車那時馬路上車輛行人非常擠軋他從先施公司方面走過來瞧見五路電車剛要開行急忽忽的穿馬路奔來不防斜刺裏冲出一乘汽車對准了他攔腰一撞一個觔斗立時跌出丈外恰恰

據報上說這童伶一年的包銀是萬金。他說的一金。是指銀子還是指洋錢。雖尚說不定。然而就是照洋元算。一年一萬元。一月就是八百三十多元。一天差不多。就是二十八元。以十四歲的童子。竟會有這麼大能力。實在不能不令人吃驚。

如今任使有聰明絕頂的神童。教他照着學制的最小限。於七歲入國民學校。他十四歲。也不過才升入中學的一年級。這時候不用說

撞在一株電杆上頓時頭破血流如注一隻脚骨早已跌傷只覺得頭一暈眼面前頓時漆黑不省人事汽車見已闖禍不敢開行便停在轉角上紅頭巡捕走過來問汽車夫怎的撞人汽車夫名叫阿四他說我從西面轉灣過來開得很慢并且捏着喇叭這人斜剌裏奔出來我沒留心待到瞧見停車可是已經撞着委實是這人自不小心巡捕聽了這話到電杆木旁一瞧知道已受重傷便叫汽車夫與兩個黃包車夫去擡炳石到汽車裏去一面在袋裏拿出一本小簿子一枝鉛筆先抄了汽車的號碼再拿時表瞧了點鐘以及把肇禍的事實一一記好自己也坐在汽車裏面叫阿四開往仁濟醫院醫治醫生先把綳布撕了淨水拭淨了汚血塗了幾種藥安上藥水棉花剪了幾條橡皮膏黏住又把綳布替他裹好再瞧脚上用了許多手術搽上許多藥水也用綳布等裹好叫助手用軟榻槓到病房安息一面填了一張傷單交給巡

希望他以自己能力一天進款到廿多元•恐怕他衣食費用•一日家庭不供給•就一日難以維持•就是進而言之•由中學而專門而大學•再在留學國外•何時能以所學博得一年萬元的收入•怕也是『夏夏乎其難之』•現在大家最豔羨的•不是武人與官吏•說是他們進欵最多嗎•然而他們要不就法營私•規規矩矩的淨使他們應得的薪水•那麼武人中當個師長•他的月薪只得六百元左右•加上辦公

捕巡捕便帶了汽車與阿四去稟捕頭炳石在病房中養息了兩個鐘點才如大夢方醒開眼一瞧却見一間房內一共有十六七隻小鐵牀有的是頭上裹着白布有的是臂夾間着夾板都是呻吟牀褥喘聲不絕並且呼吸之間聞得很濃的藥味自己很不明白要想翻一個身誰知才一轉側腿上疼痛入骨竟沒絲毫力氣可以坐起恰恰一個看護生走來替他的寒熱炳石就問他我何以到此看護生道你是被汽車撞傷的千萬別動剛剛你暈昏過去好似死去一般巡捕在你袋裏搜了一陣竟沒找到一張名片所以傷單上還沒你的姓名呢你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你告訴了我我也好差人去通知你家裏啊炳石道我帽子裏嵌一張名片你去瞧罷看護生道你帽子染滿了血跡已丟去了炳石道那麼你拿筆來給我寫罷看護生就在袋裏掏出一本小簿子一枝自來墨水筆授與炳石炳石就寫了張炳石三字遞與看護生看

津貼才能年到萬元以上。再看大總統敎令制定的官俸表。那第一級第一號就是各部次長的俸給。每月也只六百元。非有特著的勞績。尚不能望到七百元的加俸。與那十四歲童伶的包銀。直鬧個不差上下。甚而言之。竟還有些趕他不上。然而一個人培養到當師長次長那學問經驗識見辛勞。豈是三年五年養的成。又豈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子辦的到。

這童伶年紀既如此其小。論他的

護生道。你住在那裏。炳石道。我住在城裏喬家浜九十六號。看護生道你今年幾歲。做什麼職業。家裏有什麼人。可要去通知。炳石道。我今年廿歲。家裏有一個母親。一個老婆。快快去通知他們。叫他們到這裏來。看護生聽了。一一照記在簿上。又拿出寒暑表。塞在炳石嘴裏。大約隔了五分鐘。拔出來一瞧。見是一百零四度。便在牀前一張小几上的熱度高低表。照數記上。替炳石拉拉好被兒。說道。你好好將息。一回痛就可止了。現在你的傷還不算利害。脚千萬不要多動。醫生說。你的脚骨並未跌斷。只要半個月。統可以全愈了。看護生說了。自去一面報告醫生。轉報捕房。一面差人去通知炳石家裏。炳石的母親戴氏與媳婦許氏。正在盼望炳石回去。戴氏道。炳石每天六點鐘總回家了。就是偶然與朋友館子裏吃夜飯。或者看戲。總也預先關照。何以今天一去不來呢。現在已經十點半敲過了。難道籌備處事忙。做夜工麼。許氏道。也沒

技能•聽說尙且未經出師•那麼他會戲也不過幾十齣•雖然說他有天賦歌喉•生來麗質•自己帶有唱戲的本錢•然而據我看來•要是人如果肯犧牲去學戲•大概凡頭面清秀口齒爽利的孩子•叫他學着去唱花旦•不見得比敎養一個師長次長的才能還難•不過以前的人總有些不肯•所以才有三年出個狀元•三年出不了名角的俗語呢•

以上是學伶賣藝•與求學務正兩

聽他說起過籌備處就是事忙不見得要做到這時候馬路上汽車電車很多不要闖禍罷戴氏道這倒難說我今天早晨起來就眼睛跳至今還跳着呢許氏道我臂膊上的肉也跳了一天了我們趕緊叫王媽到籌備處去尋尋罷戴氏道不差還是趕快的好許氏便高喊王媽王媽每天早睡慣的今天因爲等少爺的門所以靠在客堂裏打渴睡一聽少奶呼喚猛然醒來以爲少爺回來了奔出去開門許氏知他誤又高聲的喊了幾聲王媽才弄明白一面揩眼睛一面跑上樓去許氏在袋內摸出廿個銅元交與王媽道你快些坐電車到大馬路民康里交易所籌備處去尋少爺倘然少爺在那裏你不必多說只說家裏有事請他早些回來少爺倘然不在那裏你就問聲茶房少爺什麼時候出來的可知道現在那裏你問明白了就到這個地方去找尋要是依舊找不到你就到新馬路益壽里沈姑奶奶家裏去找沈家倘仍找不

樣的進款及培養上的比較以掙錢謀生說。這學伶的『利』一方面。似乎已甚優甚易了。那『名』一方面。又怎麼樣呢。

在從前的幾十年。本來說優伶是賤業。一切待遇。全有些不齒於完全人之列。自從民國以來，萬人平等。階級下賤的話。自然是不適用了。就是社會上的觀察。也是『庫緞眼』行時。笑貧不笑倡的日多。只要你有錢。大家就瞧得起。至於來歷的話。大概是置之不問。又加

到再到西門戴老爺家裏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的王媽領命袋好銅元就出來乘電車到日升樓下來尋到民康里籌備處的門倒還沒有關他一脚踏進去迎面與一個茶房撞個滿懷這茶房是個甯波人破口便罵王媽連忙和聲柔氣的賠不是那茶房起初在黑暗中沒瞧見是誰待到一聽得軟綿綿的女人口音連忙改口道對不住我道是趙阿狗的酒鬼却不知是你阿姐實在冒犯得很裏面請坐罷一面說一面在黑暗中竟毛手毛脚起來了王媽起初用手拒却並不發怒誰知道茶房太無禮了王媽才無名火升到天平蓋上怒道你是何人竟敢調戲我麼你再無禮我要喊巡捕了茶房在黑暗裏依舊嬉皮笑臉的胡纏王媽才狂喊起來驚動了裏面的黃問潮周彤蓀便丟了股份支配賬跑出來先開了電燈便問什麼事茶房老羞成怒便向問潮道黃先生你瞧這個野雞太撒野拉客人竟拉到這門裏來了我要趕他出

上一般有財的遺老與有才的名士•懷着一肚皮牢騷•無處宣瀉•於是就拿着伶人作了消遣的材料•金錢筆墨•分途大捧•唱戲的聲譽•就軒然高起•其中尤以唱旦角的•尤易得勢•像今日號稱蜚聲中外的梅蘭芳•家貲鉅萬•是不必說•你看他一舉一動•簡直合大人物一樣•報館全替他當起居注•旁人辦不到的事情•只要他張嘴•沒有個不行•甚而至於在中外的交際場中•他居然可作頒賞式的獎勵•拿

去他反撒野喊起來了眞是可惡王媽聽他如此說法怒火直上無法可想伸出手來照准茶房夾臉就是一個把掌茶房也大怒伸手回打兩人在天井內扭做一團問潮也喝不住他們彤藻道還是去喊巡捕罷問潮瞧這女人也不像是個野鷄但是深夜跑到這裏與茶房胡纏料也不是個好路數正在狐疑的時候誰知一會兒彤藻已溜出去叫了一個巡捕進來巡捕先把兩人强行拉開問他們爲什麼相打那茶房很硬破口又駡巡捕巡捕拿起棍子在他背脊上很命的打了一棍子茶房才不敢動蹬王媽便把尋少爺遇見這個茶房無禮說了一遍茶房抵賴不認巡捕說道行要去講罷王媽道我不能去的我還要尋少爺呢巡捕不依恰巧外面走進一個少年瞧見了他們的情形呆了一呆便問什麼事問潮等便告訴他原委這少年道王媽的確是張家的傭人我可保證就在袋內拿出一張名片遞給巡捕道我是汪子文

一件唱戲的衣服使的那些名媛貴女拚命的去跳舞•以得他這一件戲衣為榮•所以以『名』一方面說•今日之伶人簡直也可以算他駕乎常人之上•

學伶容易賺錢•在從前固然也未嘗不是如此•不過因他有點下賤•所以好人都不肯為•直到今日•經大家一奉承•像上邊的情形•竟是名利雙收•又加着生活艱難•所以中下社會的子弟•犧牲正業去學戲的•乃日見增多•以我聽見說的•

住在白克路這片子上印得很明白你且拿去這女人不必帶去明天如要提他到我處要人便了巡捕接了名片知道子文是富紳之子上海很有名的就應允下來單扭茶房到巡捕房去問潮等重與子文通過名姓子文道炳石是我的表弟我今天恰巧便路到他家裏去誰知他家說今天還沒回去已差這王媽出來找尋不料被這茶房無禮真是豈有此理問潮道炳石還是六點半鐘一同和我們出來聽說他是回家何以還沒到家呢今天我們這裏因為算公募股的支配數目所以做夜工他臨走說有一飯局待散席即來說不定還沒散席呢子文道他沒說起在那一處應酬麼問潮道這倒沒談及子文道他家裏因他平日回家很早所以很着急也託我替他找尋可是上海地方找人真像大海撈針咧王媽你就到沈家去找罷王媽氣得撅着嘴站在那裏聽了子文的命令才一路嚷着晦氣而去子文也與問潮等作別而

竟有兄弟姊妹全家都當伶人的•長此以往•社會上焉得不大受他的影響•然而那班遺老名士•他只管拿捧角作消遣•還在那裏口頭筆底•竭力替他們吹噓•竭力擡高他們的價値•他又焉知他自己的聲名身分•大可以鼓動社會上一般常人的眼光•可以造成一種謬誤的理解•將來中下社會的學齡兒童•恐怕都要受他的影響•不全當了學伶兒童不止呢•

(附言)我旣寫完了這一篇談

去到各處找尋了一轉不見炳石蹤跡路上遇見了西醫徐拙仁子文問他那裏來拙仁道才從西門救吞烟回來你有沒有事何妨到我家裏去坐坐我們好久沒見了子文道我還要尋個親戚我們改日談罷拙仁道你找誰子文道我找張炳石你認識他麼拙仁道從前在戴家見過的好久不見了此地離大慶里不遠到寒舍坐坐罷子文道也好兩人就叫車子到大慶里拙仁是自己的包車子文付過車錢進去坐定子文問道今天西門那一家吞烟拙仁道就是戴家的兒子子文道可是戴叔達麼拙仁道正是他你可認識他麼子文道豈但認識也帶着些親呢表弟炳石的母親就是叔達的姑母叔達的表妹許舜華就是炳石夫人拙仁道如此說來我與他也有親戚關係了子文道我與你什麼關係呢因炳石夫人的姐姐許佩貞是嫁與沈伯英的伯英與我是姨表姊妹我還須尊你聲姻兄呢子文道誰是沈伯英拙仁道伯

話。自己看着似乎頗帶點頭巾的腐氣。不免要招焚琴煮鶴大殺風景之譏。然而社會上受這種影響。現在已經見端。曾滌生說天下風俗的厚薄。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實在是確當不移。我恐怕風行草偃。貽害將來。所以才如此不嫌詞費呢。



英你不知道麽他在支那交易所充三十九號經紀人很有名氣他的交易頂大此次戴家的出入也在他手裏經過可惜叔達太冒險了聽說一共蝕耗八萬三千多銀子上次已經蝕過一回數目也不小無法彌縫吞了生烟也是我去救活的同時做空頭的還有一個許藹如與他走了一隻襪統裏去聽說也虧了不少那天我往戴家救烟許家也差人來請我後來我許家去已由他醫救活了這一次支那交易所股暴漲以後誰知不到半個月猛然又跌到三十六元現在稍為漲些許藹如倒有幾個親戚借了一筆欵子給他叫他去割掉他暗裏却到外面去收了現貨到月底如數交割一面却又很命打了一記空頭現在倒翻本出贏錢了戴叔達當時吞烟救活了以後有一個多年的同志孫崇三着實幫他的忙湊了十萬銀子給他叫他趕快結清他瞧着整千整萬的銀子蝕掉心痛非常很想翻本所以又翻做了多頭一共買

印度大學

姚•㢋•夔•



劉北禾先生赴歐美考察教育實業•道經印度•與莊仲希先生遊街市間•忽有一怪異之事•直觸眼簾•蓋街左一屋•門懸黑牌•固赫然印度大學校也•莊先生好奇心動•念覆亡之國•何得有大學•是殆故壯觀瞻耳•乃投刺欲入參觀•閽者不許•詢以故•則因二先生皆履革履•謂有犯校規也•無已•返身出購廠

進了一千股誰知晦氣星是跟了他跑的待他買進了以後逐日跌價像潮退一般三天一追證五天一增證弄得他筋疲力盡前天在上下午日裏又跌了七元六角之多距離交割日近結掉罷又肉痛不結罷怕他還要跌價一方面經紀人又催他解追證據金催得像欠了皇糧一般昨天沈伯英寫一封信給他道查尊戶某月某日一百三十一元進本所股四百股又某月某日一百十九元九角進本所股六百股現在市價已跌至四十三元五角除已徵收追證外應再追徵證據金每股十元共洋一萬元正屢催未繳茲限於即日付來否則照本所營業細則辦理明日前市即在市場代爲了結如有損失仍須向尊處追償幸勿自誤云云叔達想這追證要是解罷又那裏去弄錢不解罷明天被他代爲了結以後也怕還要找他一萬多塊錢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正是前狼後虎進退維谷想不出法子可是想到孫祟三當

囊四裏足而入●闞者爲導●旣入●見廣場中闃焉無人●四週廊下●小學生悉席地坐●顧皆不讀書●取囊中食物大嚼●趨而視其所讀書●則皆印度文字●蓋經文也●闞者謂此乃小學校●內尙有中學大學也●姑隨之入●一如前狀●學生亦無從事勤讀者●皆就其伴侶作長談●所讀教科書亦爲經文●見吾儕入●相視而笑●余等乃與辭而出●相與大笑●亡國之大學校●乃如是耶●可笑亦可嘆哉●

時原叫他結淸悔不聽他之言現在還有什麼面目可以見他想到這裏就起了死念現在人是救活了這筆虧空的欵子却還沒有辦法呢子文道叔達本是個窮漢也太不自量了從前爲了革命的事亡命海外潦倒不堪光復了以後雖然稍稍得法但是也沒長久後來辦了一張報紙起初國民黨裏有津貼的後來國民黨日漸衰敗自顧不暇還有什麼閑錢來辦報呢叔達愈加困難了又隔了些時日宋敎仁被人暗殺黨員的程度也參差不齊二次革命以後大捕黨員叔達也站身不住重又逃往日本後來袁世凱頒了特赦令招他們投效叔達才敢回國窮得精光幸而崇三與他感情還好時時照顧他可惜他不顧自己力量去做這投機事業弄得如此地步拙仁道其實他在支那交易所中也是內幕人物何以自己竟上這當我倒想不出這個理由子文道他是內幕人物麼我倒不知咧他的事實你知道麼拙仁道我略知

一二不很詳細罷了正是

漫天撒下圈和套　要賺他人入彀來

欲知怎樣的內幕且聽下回分解

富豪之龜

清波

龜壽最長於今益信倫敦動物園中有一大海龜係富豪洛司采特家所委託飼養者該龜於1737年在度洋海庫滿島所捕獲至今仍生存無恙計其年齡已在二百歲外龜無所長不爲人忌轉因長壽而得富豪之歡富豪亦以其壽之可貴奉愈崇於是該龜仗此一副老面皮老骨頭老資格倚賴富豪而享其餘年世之棲息於富豪卵翼之下恬不爲恥者殆猶倫敦之龜耳。



兩條道路

卓呆譯

第二章

史卡珊南在十年前別了兄長君臨戴達德利王國居住都城斯馬康特的宮中那戴達德利王國本來和他哥哥所領的配爾沙國都是他老王管轄着老王一死將領土全體讓與大兒子史卡利亞史卡利亞又將他土的一部分戴達德利分與兄弟於是二人將祖遺領地分別治着二人既是兄弟又屬鄰國所以同心協力的各治其國居然毫無風波內憂外患一些沒有不過二人既做了一國之王自然不容易時常見面了僅僅差人去問問好送送信贈贈東西罷了兄弟要見面覺得很難而且二人又非常的友愛不時想會面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過去十年了

星期談話會

□美國的大雜誌上廣告有每期一全頁代價出到數千元的可謂驚人中國的雜誌上每期每頁廣告出到三十元以上的就覺得很貴很少了一則中國的雜誌消路不廣一則也是中國的廣告術不發達（微情）

於是他哥哥打發人去向兄弟說你我一別十年你何不到我都城來一遊借此可以敘敘史卡珊南本是求之不得自然一口應承將種種政治上的事託付與宰相把旅行上一切準備完畢足足費了十天工夫守護史卡珊南王出發的軍隊因爲明天要在黎明啟行所以在宮外紮營暫宿一宵國王自己也須向軍中下種種命令這一夜只得也宿在營中但是兵士們一齊睡後史卡珊南王又不覺萬感交集一時竟睡不着許久不見面的哥哥幼時與他一同生活着的配爾沙國竟詩也似的印上心來同時想到自己立刻動身要長途旅行頓時又依依不捨這藏達德利國了最掛念最留在他心上的就是他平日最愛的那位王妃想我一到哥哥那裏也要住這麼一兩個月從此一兩月間不能會見我最愛之妻這王妃年紀正輕眞是個國內無第二人可以並肩的美人此時史卡珊南髣髴王

□一九一六年俄國詩人梅耶戈夫斯基在莫斯科出了一本小書名字很奇怪叫做『袴子裏的一朵雲』內容是一篇長詩他的意思是罵那些資產階級不像個人只是袴子裏的一朵雲罷了但是這個題目却也怪極了　（妙因）

□有人說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妃盈盈立在眼前想我明天既要出發深悔今夜不應該自己吩咐要留宿在營中咧夜靜更深營帳的縫裏可以隱見黑漫漫的天空有幾點明星史卡珊南對那星光凝視着思念王妃之情更壓上胸來於是他見營中兵卒們睡靜便獨自暗暗出營向宮中去了天黑無月只有星光地上也很暗他靜悄悄闖入宮中走到王妃寢室旁邊一想我突然回去不知王妃歡喜得怎樣咧結婚以來已有三年這三年間一天也沒留他守過空閨我因着明天黎明要動身就宿在宮外的營中未免太無情了王妃岑寂的心中一定在那裏怨望着史卡珊南一壁想一壁推門進去因想只要門一開我的美妃就能出現在眼前但是開門的聲音太重驚動了愛妃太覺乏味了還是不使他驚醒輕輕進去到他牀前去推醒他罷他睜開眼來一見我立在牀前不知他怎樣的又驚又喜咧史卡珊南想像着登時笑

則怨』孔二先生倒還得婦女心理婦女確有這種情形但是我說這個『怨』字究竟是客觀呢還是主觀要是客觀是女子的怨望之怨倘然是主觀就是聖司克立神話裏頭的男子『有了她真覺得煩擾沒有了她又覺得寂寞了』我說孔夫子說的話大約是主觀因為孔夫子是個多情種子（拈花）

口杭州有兩種腿一種是蔣腿

盈盈的輕聲將門推開兩足也不使有聲踏入房中不料他面前現出一種想不到的光景來房中一隅與平日不同點着大大的蠟燭火光照到牀上只見有一個男子與王妃一同橫陳張開着口睡着王妃雪白一隻嬌腕伸直了正做着那男子的枕牀前小桌上杯盤狼藉甚至酒瓶倒在桌上酒杯滾在地上這些光景都可以證明着這房中方纔曾犯着不義的快樂史卡珊南在這一剎那間差不多呼吸也停頓了難道是夢麼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噩夢呢他遲疑着自己的目力然而竟是事實了若是自己的錯覺那還可以無奈不是錯覺他暗道這惡婦竟叛離我了麼他胸中憤怒不堪舉動便粗暴起來突然拔了腰刀很奮與的震動全身走近二人牀前這聲音居然把王妃驚醒他揩揩眼睛撐起半身先向室中環視一下就瞧見枕畔立着的史卡珊南他驚慌失色哎喲一聲又現出一種大

種是雲腿蔣腿說是蔣邦彥之腿雲腿說是雲海秋之腿因為蔣腿與雲腿都跑來跑去用腿之處甚多也不過蔣腿太鹹做過鹽務官雲腿又燥過做過烟酒局不免帶些火辣氣也

（武林佘）

□十餘年前有人以沁園春詞調詠上海遊客今已時移勢易矣詞曰何處開心抽鴉片烟叉麻雀牌看青蓮閣上一燈對吸小

膽的態度來急急推醒旁邊躺有的男子將自己身體來遮蔽着這人就立到史卡珊南面前來道態度更使史卡珊南添上些怒氣喝道惡婦……再想說口中已乾澀不能發聲王妃臉上居然也有恐怖之色在那裏亂顫但是若有可以說話的間隙他很想說話正在那裏覓說話的材料從他朱脣上很看得出來史卡珊南突然一把拉着王妃頭髮將他身體推倒在地口中說你你你竟把我侮辱得夠了這一句話斷斷續續說着一壁看定他咽喉用刀一刺立刻射出鮮血來王妃一聲悲鳴倒在地上了史卡珊南一見王妃的血再如狂獸一般在他胸口亂刺等氣絕了方始走到牀前去看那混身亂抖的男子一看乃是宮中一個年輕的下級官吏即將刀照着他口中刺下去此人頓時倒地再把他胸頭亂刺數下然後拋了血刀獨自趕出房來糊糊塗塗走出宮去仍歸營中橫在自己牀上怎奈

花園裏連副三擡雙馬車來。一家春去叫倌人消說衷懷。更傳呼廣東雞。釀法國牛排。 相攜馬路徘徊。不到天明不肯回。怕槍花掉破。先生白眼。衣衫當盡。大少拼臺。一溜烟跑。秋風偏打。萬把銀捐個道臺。不多時花翎搖擺。到省當差。今日處此又易一排場矣。

（西清）

□中國人打嚏便說有人在那裏想念了。這打嚏與相思。不知有

一刻也忍不住天雖未明即忙打鐘催軍士們起身怒容滿面的喝道立刻出發

……………

那時的光景至今還在史卡珊南的眼前他心裏很想把這痛苦的光景推開那知反使他心頭難過他閉着眼睛靜靜想道再也沒有比我不幸的男子了世界雖大再也沒有比我不祥的人了我的國雖小我到底是一國之王人民都很敬我我的最愛之妻竟叛離起我來了……史卡珊南頭腦中又想起初次見那女子時的情形來了他帶着許多軍隊往各地去巡視到某處鄉鎮時只聽得人民歡呼國王駕臨都站立在街路兩旁迎接那時這女子年紀還不過十六七把很美麗的粉紅色花朵鋪在國王所過的路上他兩手抱着許多花的神氣就變成了史卡珊南永遠忘不掉的影形咧後來娶他進宮時又是活潑又是天真爛漫一雙眼睛更是含情脈脈

什麼關係而婦人女子則篤信之要如情人小別女伴羣居忽然的打了一個噴嚏就說是他在那裏想念你了前有一詞末二句即云香霧濛濛打個相思嚏蓋咏閨人之傷風也

（瀋雲）

口倫敦泰晤士報之北巖博士曰余環遊視察中……所經各港碇泊船隻甚夥皆鏽蝕廢棄者世上除病馬之外病船最爲可

總以爲這女子永遠貞淑把無限愛情獻與我的想不到他竟會叛離我現在史卡珊南若起想他平日的情形來就要疑到那一夜的事莫非是夢幻我雖親眼瞧見我雖親手殺死他二人或者有何錯誤不會有這種事罷史卡珊南總不能不想起他的美麗可愛來然而用刀刺他喉間時的感覺和流出來的血他的悲鳴無論如何是事實那一塲流血的光景他自己也戰慄得幾乎要遮掩自己的顏面咧

（未完）

上海短話

微波

▲英大馬路五芳齋點心店之房租每月五百兩。

▲新世界之賣五香豆者每天須銷去豆五擔。

▲中華書局之小朋友第一冊印二十二萬。

憐病船二字具語甚雋。（濟生）

□吳佩孚做壽馮玉祥送蒸溜水一罎代酒馮玉祥既提倡戒酒即不造此代酒之水亦無不可有人說這個水恐怕就是所決的金堤之水罷。（聖勞）

日華紡織工人的一封信

偶拾

後藤先生•你的信我們讀了•我們很感激你對於我們的同情•今將你所問的我們本各工友的意思答你•先生說我們說廠中工資較他處爲低•這話我們信上並沒有說•不過先生旣提出來問•我們可回答先生的•如同興•三新•普益等廠粗細紗間小工最高的七角半•最低的也在三角以上•而本廠則最高的五角•最低的三角•然以上各廠於今年又加一次•薪不是本廠較他廠爲低嗎•可見我們只要求加二成這不是什麼奢望了•後藤先生•我們餓極了•我們沒有好多氣力再講話了•請你在三天內照我們所求的給一個滿意的答覆•祝你安好•浦東紡織工人會啟•